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賈鋑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師弼

册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征討第六

唐肅宗上元元年六月桂州經畧使奏破管内西原蠻賊二十萬衆斬獲大賊帥黄乾曜等九人

是月鳳翔節度崔光遠奏破涇州隴州等界羌渾黨項等十餘萬衆又於普潤縣界破黨項四千餘衆斬二千

級生擒一百餘人收獲駝馬牛羊器械等不可勝數

乾元元年九月招討黨項使王仲升斬黨項首領拓拔戎德等十人傳首闕下

代宗廣德二年九月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餘衆拔其當狗城

十月嚴武又拔吐蕃鹽州城

是月吐蕃寇邠州朔方兵馬使左散騎常侍郭晞遣馬步三千於邠州西夜斬賊營殺千餘人生擒八十三人

俘大將四人馬四百匹

永泰元年九月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息東贊及馬重英等十萬衆冦奉天醴泉等縣大掠居人男女數萬計焚廬舍而去同華節度周智光以兵追擊于澄城破賊萬計

十月關内副元帥郭子儀先鋒白元光合回紇軍擊吐蕃之衆於靈臺縣之西原斬首五萬級俘獲人畜凡二百里不絶

大歴二年九月吐蕃冦靈州進冦涇州副元帥郭子儀率兵三萬鎮涇陽

十月靈州破吐蕃二萬

三年八月吐蕃冦靈武進冦邠州邠寧節度馬璘破三萬衆

九月靈州將白元光破吐蕃二萬於靈武

是月郭子儀破吐蕃六萬餘衆於靈州

十二月劔南西川破吐蕃萬餘衆

八年十月吐蕃寇涇邠等州副元帥郭子儀遣先鋒將渾瑊與吐蕃戰于宜祿不利村墅居人為吐蕃驅掠去者凡千餘人是夜瑊收合散卒襲賊營會涇原節度使馬璘又襲賊輜重殺賊凡數千人賊遂潰

十年正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川斬首萬級生擒數千獲馬牛數千頭匹

十一年正月崔寧上言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氏蠻羌黨項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

首領一千三百五十人獻功闕下

十二年十二月崔寧奏於西山大破三路及攻南吐蕃十萬餘衆斬首八千生擒九百人

十三年四月吐蕃冦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敗之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即位十月吐蕃率南蠻衆十萬来冦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過方維白壩山一自黎雅過邛峡闗連陷郡邑乃發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

貞元二年十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兵襲其摧沙壁大破之焚其儲積斬蕃酋扈屈律悉蒙等七人傳首京師

五年十月劒南節度使韋皐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夢衝等師兵於故嶲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臧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餘級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人收獲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匹

遮遮者吐蕃之驍勇者也或云尚結賛之子頻爲邊患自其死也官軍所攻城栅無不降下蕃衆日却數年間盡復嶲州之舊境也

八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黒水堡焚其積聚并獻首虜

九年四月劒南西川節度韋臯遣兵出西山破吐蕃峨和城定廉城通鶴軍凡平堡五十餘所獲首虜器械旗幟牛馬獻於闕下

十年六月韋臯奏西山峨和城擊破吐蕃三萬又出兵黎雅以拔雲南收吐蕃栅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生虜及降吐蕃二百四十人得其器械牛馬

十一年四月幽州節度劉濟奏大破奚王啜刺等六萬餘衆

十二年三月韋臯奏收降蠻七千戶得吐蕃所賜金字告身五十五片

十三年五月吐蕃於叙南馬領三處開路進軍逼臺登

城嶲州刺史曹高任率領諸軍將士幷東蠻子弟大破之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餘人被刀箭傷者不可勝數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匹器械二千餘事十四年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北十七年九月西川韋臯奏大破吐蕃於維州擒其相論莽熱來獻賜崇仁里宅以居之初吐蕃冦靈朔陷麟州詔韋臯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臯遂使鎮静軍使陳洎等三萬人出三竒路威武軍兵馬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谿

石門路南維州保州兵馬使仇晃并保霸兩州刺史董
振等率兵二千進逼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玭
并諸州刺史董懷愕等帥兵四千進攻吐蕃棲鷄老翁
等城都將高倜王天俊等率兵二千進逼故松州隴東
路兵馬使元膺并諸州郝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路雅
邛黎嶲路又令邛州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發鎮
兵一千三百進軍雅州經畧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
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吐蕃逋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畧

使王有道率三部落主郝全信等兵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嶲州經略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磨些蠻三部落主苴郡時等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諾濟城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萬衆拔其七城五軍鎮受降三千餘人擒生口六千餘人斬首一萬餘級遂進圍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餘里吐蕃連壓朔之冠引衆南下於是賛普遣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衆来解維

州之圍王師萬餘衆據險設伏以待之先以一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也悉衆來追入于伏中諸將四面疾擊遂擒莽熱虜衆大潰

憲宗元和四年八月安南都護張丹奏破環王國偽號驩愛州都統三萬餘人及獲王子五十九人器械戰象等稱之

十三年十月靈武奏於定遠城破吐蕃三萬人殺戮二千人獲羊馬甚衆

是月平凉鎮遏使郝玼破三萬餘衆收復原州城獲羊馬不知其數夏州節度使田縉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十一月夏州奏破吐蕃五萬靈武奏攻破吐蕃長樂州羅城焚其屋宇器械西川節度王播攻拔峨和棲鷄等城

十四年十月靈武奏大將史奉敬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月吐蕃寇涇州命左

軍中尉梁守謙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往討之

十一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准詔自領兵赴長澤鎮討吐蕃靈武節度使李聽奏自領兵赴長樂州討吐蕃

長慶元年六月吐蕃犯青塞堡以國家與廻鶻和親故也鹽州刺史李文悦發兵擊退之

二年七月靈武節度使李進誠上言於鹽州界追殺吐蕃三百餘人

文宗太和三年十二月南蠻逼戎州遣使起荆南鄂岳湘鄧陳許等道兵擊之

是月邛州為蠻所陷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充西川監討蠻使又命中使往太原鳳翔宣取兵馬赴西川巳丑内出陌刀七百口錐突七百具遞西川是月也軍抽退

四年四月幽州節度使李載義上言今月三日發兵入奚界殺奚賊五千餘人生擒刺史縣令大將首領等二百七十三人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回鶻冠天徳以振武麟勝節度劉沔為河東節度以太原之師討之

八月回鶻烏介可汗過天徳至把頭峰北鷹掠雲朔北州乃徴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劉沔為回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為回鶻東面招討使以李思忠為河西黨項都将回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又詔太原起室韋沙陀三部落吐渾諸部委石雄為前鋒易定兵千人守大同軍契苾通何請河鎮沙陀吐渾六千

騎赴天德李思忠並回鶻黨項之師屯于大栅

三年二月劉沔奏諸將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巳迎得太和公主其烏介可汗被瘡而走方議收於殺制曰其回鶻既巳破滅義在剪除宜令諸道兵馬便同進討是時回鶻有赤心宰相一族東過漁陽張仲武乃與從弟公素率其部下勁兵三萬人大破之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餘人户牛馬橐駝旗墻罽幕不勝計尋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先是奚契丹皆有

回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為漢謀事至是仲武遣神將石公緒等諭意凡戮八百餘人又回鶻初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來偵欲毆雜虜遂逗留其使緩彼師期人病馬死竟不遣之回鶻烏介可汗既敗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從餘種寄託于黑車子仲武懸是咸加北狄又繼以詞旨諭其諸戎黑車子後殺烏介可汗

宣宗大中元年春幽州大破奚衆

懿宗咸通五年四月南蠻冦邕管以秦州經畧使高駢

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討之尋以駢為安南都護

六年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先是李琢為安南都護虐賊夷獠人多怨叛遂詔將軍合勢攻安南陷之累命將帥未能收復及駢至合五管之兵朞年之内招懷谿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

十年十一月南詔蠻驃信綽酋龍率衆二十萬寇嶲州

定方軍節度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為賊所攻再榮退保大渡河北去清溪關二百里隔水相射凡九日八夜定邉軍節度使竇滂勒兵拒之

十二月驃信遣清平官十餘人来偽和與竇滂語次蠻軍船栰競渡忠武武寧軍兵士結陣抗之接戰自午及申蠻軍稍却竇滂懼自縊于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謂滂曰都統何至於是但安心全緒與再榮宏節等血戰取勝全緒三人率兵而出滂乃單騎宵遁其夜蠻軍

營於山下全緒等謀曰彼衆我寡若明日對陣吾屬盡矣可夜擊之令其軍亂我自解去忠武武寧之師乃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衆大駭全緒等三將保軍而去蠻軍乗勝進攻西川城朝廷以顔慶復為大渡河制置劒南應接節度使宋威為行營都知兵馬使將兵數萬與忠武武寧之師合與蠻軍戰于漢州之毗橋大捷解西川之圍明日蠻軍遁走兩川平

僖宗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冦西蜀詔河東河西山南西

道東川徵兵赴援西川節度使高駢奏奉勅抽發長武鄜州河東等道兵士赴敘南行營者伏以西川新軍舊軍差到已衆況蠻蜒小醜必易枝梧今以道路崎嶇館驛窮困更有軍頊立見流移所為望一處完全而百處俱破且兵不在衆而在於和其左神策長武鎮麟州河東所抽甲兵人數不少況備辦軍食費損尤多又緣三道藩鎮盡振羌戎邉鄙未寧望不差發如已在路道並請降勅勒回詔答曰蠻蜒如尚憑陵固須倍兵禦敵若

已奔退即要併力追擒方藉北軍助平南冦其三處兵士宜委髙駢候到蜀日分布驅使且務多多之辦寧辭整整之師其河東一千二百人令竇澣不要差發時駢扞蠻巳退長武兵士竟至蜀而還議者惜其勞費而虛邀出入之賞也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十三年八月契丹阿保機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邉大擾帝親赴援於代北虜衆方退

十八年十二月契丹阿保機寇幽州節度使李紹宏帥士固守契丹引衆而南攻涿州圍逼十餘日陷之契丹寇定州王都遣使告急御親軍赴之

十九年正月甲午帝御親軍五千進擊契丹至新城南探報契丹前鋒三千騎宿於新樂渡沙河而南矣帝令前鋒偵契丹所至報云渡沙河矣軍中相顧失色咸欲釋鎮州之圍班師于魏以避契丹俟其還塞再議進軍諸將上言曰今北戎舉國入寇我師既寡難與爭鋒又

聞沂賊内侵鄴中危急儻有差跌吾何所歸宜且旋師
魏州徐圖勝負帝曰古者覇王舉事自有天道漢祖不
亡於冒頓周宣詎伏於獯戎時事在吾𠃔於無患且武
德中突利頡利二可汗率衆三十餘萬侵寇關内高祖
欲播棄長安徙居樊鄧文皇帝諫曰獫狁孔熾作患中
華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周漢並有玆患未聞還移都邑
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若聽臣微效不
數年之間必係單于之頸自後頡利二可汗部落束身

闕下為宿衛之人今吾以數萬之衆底定山東張文禮厮僕小人非吾所敵阿保機潼中勇切酪賤類唯利是求犯難而来其強易弱一逢挫敗奔走無路爾曹革但垂馬同行看吾破賊帝乃率鐵騎五千精甲曜日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遽見我軍惶駭而退帝乃分軍為二廣乘之躡數千里獲其大將一人即機之子其衆益恐時沙河氷薄橋道甚狹虜騎軍無行次相踐而過陷溺人馬帝除晩追襲宿于新樂阿保機車帳方在

定州敗兵夜至拔族而遁保于望都帝軍次定州王都迎謁言詞懇切是夜宿于開元寺来日帝引軍趨望都契丹逆戰帝身先騎士馳擊數四虜騎退而結陣我徒兵陣於水次俄而帝與李嗣昭躍馬交戰賊騎大潰俘斬數千級獲其酋長數十追擊至於易州所獲氊車毳幕羊馬不可勝紀時自正月朔雪平地五尺賊芻粟已竭人馬踣死於積雪中纍纍不絶帝乘勝追襲至幽州而還時獲賊中人言阿保機之来盖取信於王都初都誑保機曰臣父處直使愚布款鎮州金城湯池玉

帛山積燕姬趙女充牣其中俟君一到不屬佗人如不時至必為晉人所有保機躍馬將進其妻曰我有牛馬娛樂西樓足可娛樂育兒孫何更遠離鄉土我聞晉人無敵兵强天下事一不測後悔何追保機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當率騎同取非有他志遂傾部落而來既遇挫敗狼狽而旋保機繫王郁責讓自是不聽其謀妻亦譏保機曰聽狂口貪貨財稱其敗也保機亦大慙

同光二年正月契丹冦瓦橋關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為副率軍討之是月契丹還

五月幽州上言契丹阿保機將冦河朔以滄州節度使

李紹斌為東北面招討使以兖州節度使李紹欽為副招討使以宣徽使李紹宏為招討都監率大軍渡河而北

十二月契丹冦幽州以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部署大軍北征

三年正月李嗣源上言於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遣人告捷是月嗣源送所獲契丹俘囚首領衢多等八人斬於應天門外

明宗天成二年四月幽州節度使趙德均令衙校常玉破奚於檀州斬首百餘級奪漢民四十擒生奚二

三年四月定州王都作亂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遂陷平州遣禿餒以騎五千援都於中山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晏球破之於嘉陽禿餒走保賊城

六月幽州趙德均奏殺契丹百餘人於幽州之東奪馬六百匹是月詔王晏球攻取定州詔達但及諸蕃東入契丹界以張軍勢

七月契丹遣楊隱率七千騎救定州招討使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大破之幽州趙德均以生兵接於西路生擒首領楊隱等五十餘人接殺皆盡契丹强盛僅三十年雄據北戎諸蕃鼠伏屢為邊患漢兵嘗憚之前後戰爭罕得其利是役也曲陽之敗已失下騎唐河之陣兵號七千潰敗之後溝渠之盈官軍襲殺人不暇食秋雨繼降泥濘莫進人飢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挺毆之德均生兵接於要路惟奇峯嶺北有棄馬潛遁脫者

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諭其本國皇威大振
是月殿直崔處納押契丹偽平州刺史羽厥律以下一
百七十人至內十七人有骨肉識認餘分於兩橋斬之
閏八月幽州趙德均獻俘於行闕蕃將楊隱等五十人
留於親衛鮮卑六百人皆斬之
四年二月定州王都平擒禿餒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
大挫數年不敢窺邊
十二月靈武康福奏方其渠㧞掩殺野利大虫兩族三

百餘帳牛羊二萬計

長興元年四月雲州奏掩殺契丹吐渾突厥等斬首級四十六獲契丹副行首尼列以下十人牛羊駝馬萬計

三年正月遣邠州節度使藥彦稠靈武節度使康福等率步騎七千往方渠鎮討黨項之叛命者

二月康福奏賀蘭山下蕃部數百帳順命者撫之其背叛者見除討次所獲駝馬牛羊數千計

是月藥彦稠奏誅黨項河埋三族韋悉褒勒彊賴埋廝

骨尾各一族屈悉保三族計十族得七百餘人黑玉一

圍

七月靈武奏夏州黨項七百騎侵擾當道出師逆戰敗

之生擒首領以下五十騎追至賀蘭山下掩擊之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巳巳回鶻朝貢多為河西雜虜剽

掠詔邠州節度使康福遣將軍牛知柔率禁兵援送至

靈武虜之為患者隨便討之

十二月北面討使使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晉高祖送擒獲

契丹首領来海金等至京師
二年北面總管奏雲州殺退契丹具籍報前軍奪甲馬又援送靈武軍衣副都部署潘環言至馬嶺黨項殺牛族結集遂殺獲首領阿磨而下五人又獲撥相公族人馬通路前進
三年九月甲辰北面行營都招討使張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於太原城下王師敗績時契丹主自率部族来援太原時晉高祖起義高行周符彦卿率左右廂騎軍

出闘蕃軍引退巳時後蕃軍復成列張敬達楊光逺安審琦等陣於賊城西北倚山横陣諸将奮擊蕃軍屢却至晡我騎軍將移陣蕃軍如山而進王師大敗詔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彦饒率兵屯河陽詔范延光率兵繇青山路趨榆次詔幽州趙徳均繇飛狐路出軍賊後耀州防禦使潘環合防戍軍出磁隰以援張敬達

晉高祖天福四年八月西蕃冦邉涇州節度使張彦澤獲其大首領野离王于羅蝦獨

少帝天福九年定州節度使馬全節戰契丹於北平擒千餘人而斬之

開運三年八月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寇千餘騎轉鬬四十里斬蕃將解里相公漢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鎮州先屯騎將白再榮奏逐出虜將麻荅復其城

隱帝乾祐二年十一月契丹入寇前軍至貝州陷高老鎮千餘家乃西北至南宫堂陽剽虜人畜諸鎮守閉關

自固時髙行周以重名鎮鄴而諸屯戍甲兵雲布帝慮行周年髙避事緩急踈於應變時周太祖為樞密使帝乃詔於内殿謂之曰國祚初基先皇厭代冲人嗣襲政教未孚而守貞之徒連結方面偽竪未誅憂不暇食卿受託孤之寄率伐叛之師俾其落角摧牙夷兇盪寇實卿之力也樞機雖重在朕面前獫狁内侵實憂境上夫兵機不可預授權道全在臨時苟非良将主謀安能却敵卿可更為朕河朔之行則予無北顧之憂矣對曰臣

受顧託之重處將相之地安敢憚於赴蹈唯陛下指使帝曰卿速擬行無使虜塵滋蔓翌日賜玉帶名馬金鞍戎裝器仗雜綵銀器仍宣供奉官趙延希等二十人殿直都知張盛等二十八人樞密院承旨張名闕等五人前汾州刺史白文遇隨州刺史康延諮房州刺史李彥崇均州刺史曹奉金天文趙脩已醫官顧師珙等從行仍令宣徽南院使王浚參與軍事十二月深冀易等州契丹退

是年湖南上言蠻寇叛遣賀州大將徐進率兵援之接

戰於風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鎮州何福進言契丹冦深冀遣龍捷都指揮使劉成誨兵馬監押慕延釗本州衙内指揮使何繼筠率兵拒之至武强縣奪下老小千餘口賊軍遁去

三年二月環州皇甫進邠州折從阮各上言奉命率軍討慶州蕃部野雞族

世宗顯德元年五月符彦卿上言逐契丹過忻口北殺

蕃軍二千餘衆大軍已還忻州從官稱賀

六年四月大治舟師以備北伐分命諸將沿流設備以前鄜州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部署以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以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一路都部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副焉以侍衛馬步都虞侯韓通為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侯石守信副焉

五月帝將溯瓦橋關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

霸州都部署虎捷左廂主張鐸副馬以滑州節度留後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龍捷左廂主高懐德副馬仍命各率部兵以戍馬餘具親征及帝王功業門

恭帝即位初北面兵馬都部署韓令坤奏敗契丹五百騎於霸州北

册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七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備禦

自昔至治之世守在四夷其後或干紀猾夏侵敗王略是用完其守備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正其疆埸所以遏外侮而備不虞有國之令典也三代之際狄難以作降及秦漢以迄於五代或臣或叛何常之有繇是繕治險

固率厲威武御之以策略懐之以恩信連城積粟以守其要材官長技不忘乎戰制置之術悉講乎便宜覊縻之義必酌乎故實至於采外庭之嘉論納羣下之婉畫話言可舉永圖斯在葢夫桀驁荒獷殊俗異類得其善言不足以為喜置之度外允謂乎得宜然而備豫之方慎固之道不可以不為之慮矣

周文王為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為將卒往築城於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故作出車之詩曰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

秦始皇已併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漢高祖二年十一月繕治河上塞（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六月興關中卒乘邊塞（乘登也登而守之）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

山南有之趙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常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一說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還都於中都也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邛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十萬騎卒十萬人帝親勞軍勒兵申

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帝乃止要脅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是時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敺與駈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益奮厲也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永挫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

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輯與集同底與砥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刄之急者三合刄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𢧐謂侵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少木

所在少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漫衍相屬漫衍猶聯延也屬續也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陸相遠川谷居間仰髙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荻也葦葭也蕭蒿也艸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

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亾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均不能相勝則惟連

結外援共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煩華夏之兵也其同類自相制之也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刄長短相雜遊弩往来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

材力者騶發騶矢以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者工矢善故中則同的 革笥以皮作如札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枝作如楯 下馬地鬬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師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亾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来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財與裁同）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

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邉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閭取其左閭者門也居閭之左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蒙冒犯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亾銖两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

下明知禍烈及巳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壙埜（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

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調易代也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為筭度之也摠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

（以上也調音徒弔切）為中周虎落（虎落外藩也若今竹虎落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常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文帝時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而冦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謂官為備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鬭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

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將送也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稱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輯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寛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泉水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平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居作有所

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昏謂昏因配合也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畜長六畜也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切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一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伍伯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各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其守勝達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後元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中大夫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飛狐在代郡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在長安西北又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右徼又曰在昆明地南京有柳市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為次匈奴傳云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謂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又在渭北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在長安北秦時宫門也三輔黄圖棘門在横門外也以備胡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下音遐駕切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故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懐鳥獸心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不内屬於中國漢數千里争利則人馬罷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

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帝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豪首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廼名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盗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六國之時全代爲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

倉廩嘗實樹殖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天下同任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乘登也登其轉城而備守也粟輓輸以為之備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不于恐懼威令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馬示間暇也按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言常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

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鴈門縣常谿名）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以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且切）非故相反也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冒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幾近也音巨依切）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

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小棺也從送致其喪載槥之車軍死者以槥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衛此仁人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必占語重作事也祖祖廟也占聞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與讀曰豫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音紀力切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猋疾風也必遥切畜牧為業

弧弓射獵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赤狄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燧火也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

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辟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狄發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亂定舍以待勞舍止息也故接兵寢衆伐國隳城寢收也隳毀也言兵與之不同則取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寢音弟目切隳音火規切常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者也

以喻也取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衛行則中絶從音子容反衛横也疾則粮乏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及計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

吾選梟騎壯士隂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以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帝曰善廼從恢議是年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名入見所言九事其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顧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陣用

兵之法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不忘戰也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作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比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 且怒者逆德也兵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行也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為一功齊三代務時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

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獘中國甘心匈奴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車載芻藁令其急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起於黄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黄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縁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率二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蚪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獘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邉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摶景摶擊也摶人之長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廢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求侵邊境而敺略人畜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視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求巳利若章邯之輩）

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佗音徒何切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餘也 願陛下熟計之

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所以為鴈門止匈奴之冦也

六年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二年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三年春罷滄海郡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元光中公孫弘為博士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至是弘為御史大夫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帝使待詔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

元狩四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

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五年三月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四年秋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太初元年五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句黎胡單于立四月漢使光禄勲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逺自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張平侯衛伉屯其旁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彊弩都尉路慱德築居延澤上

天漢元年秋發讁戍屯五原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

元鳳五年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亾者

屯遼東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者謂人所告劾者爲人所劾亡謂被告劾而逃亡者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是時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

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輙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車師不足致患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

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
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史而
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
識者詳議乃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帝舅平恩侯許昌皇太子外祖父也
從相言而止
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

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頴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觧散虜謀徼極廼擊之徼要也要其倦極者徼工堯切時漢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謂不加鉗鈦者也弛言觧也三河頴川沛郡淮陽江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邉

空虛勢不可乆或曰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册竟讀曰境也今虜朝夕為冦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賫四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産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且攟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壊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

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謂路紆曲也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凡以畜産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商謂計度也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以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殆近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日勒張掖之縣也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

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佗種劫略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也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即就也就其郡拜之也賜璽書嘉納其策

以書勑讓充國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從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冦精兵萬人欲爲酒泉燉煌邊冦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來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萬餘之衆若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寧有利哉將軍

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賫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者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

詔中郎將卭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聚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聚天下勝羌人在西五星在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法深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罕开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觧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

獨私羌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調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山石木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故也）罕羌未有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釋置也）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至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今罕羌欲於燉煌酒泉寇且飭兵練戰士以須其至（飭整也須待也飭與飭同）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

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施德自樹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

是虜兵寖多寖多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二年匈奴單于將十餘萬兵旁塞獵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亾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固不敢入還去即罷兵

五鳳三年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御史大夫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

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

于定其國

元帝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音先廉切姐音子令西羌尚有此姓又音先冉切詔名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頻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一石直二百餘錢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漠無咻也音莫奉世曰羌虜近竟內皆叛竟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數

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被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切往者數不料敵料量也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軵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軵車而餉音而隴切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無慮舉大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言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也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簡謂選揀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言創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和應也音故引切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少發師而曠日曠空也空來其日計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相益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也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昌為偏裨到隴西屯三處典屬國

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府阪切降下江切阪普河切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反足以決事書奏天子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良家子王嫱單于驩

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令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帝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斥開也攘卻也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

以守之然後邊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保之也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通變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切往者從軍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求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

何然時有亾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亾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亡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

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治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封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將軍許嘉也諭謂曉也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冦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

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

大臣告語甚厚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　臣　汪日贊

謄錄監生　臣　唐作梅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外臣部

備禦第二

漢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

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於中國未知利害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沮壞也音材汝切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間音居莧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

直責歸曲于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譾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譾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帝被病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亦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

之大喪帝繇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府物所聚也帑所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之鬬而後獲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以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

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大也又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荅之然後匈奴之解結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侵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栁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徼要也音古見也堯音工完切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兵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操持也音千萬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顔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積土為封而又禪祭）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蹔費者不永寧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猷口也盧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稱反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桀堅也言其欲起立不順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樂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鮮少也音先殘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

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彊音其兩切何者外國天性忿鷙鷙音竹二反很也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肄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

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種也在益州籍蕩姐之場羌屬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穴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菑古災字也唯北狄為不然直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

也奈何距以来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将来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冠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嚴尤爲王莽將莽分匈奴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尤諫曰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玁狁内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止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蟁古蚊字也蝱音盲螫音式亦切敺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約少也少齎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同反艾讀曰乂次下亦同也）而天下稱武是

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虚不能奉軍粮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調發也音徒釣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

又嘗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餔飲水以歷四時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重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

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

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

且以創艾胡虜謂率道見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敎如故

天下騷動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北屯田晋陽

廣武以備胡寇

九年正月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

羌羌胡被髮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騎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

十二年十二月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

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是歲朱茂屯田晋陽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冦邊帝遣謁者叚忠將衆郡施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遣驃騎

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邊施讀曰弛施解也謂有赦令去其鉗釱赭衣謂之弛刑築亭候亭候伺候望敵之所脩烽燧十三年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時帝以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上谷太守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是歲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幷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緣邊兵

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

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後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

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四年正月匈奴奠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閉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繇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沿邊諸郡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冦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之世皆保塞無事

二十六年南匈奴與北單于戰不利乃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諸郡

二十七年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太尉趙憙典邊事思為久長規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縣是而定謂建武六年徙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單

創苟合未有還人蓋憙至北請徙之

明帝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曼柏縣在今勝州銀城縣先是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鄭衆覺之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繇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光武以幽兾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五千　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

十月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十六年二月遣太僕祭肜出高闕（高闕山名因以名塞在朔方北）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縣屬張掖郡在甘州張掖縣東北）駙馬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又名折羅漢山在伊州）

留兵屯伊吾廬城本匈奴地名既破呼衍即其地也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伊州職縣伊吾故城是也

九月丁卯詔命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産欲求從者恣聽之

十七年八月令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張掖故匈奴昆邪王地也張國臂掖故曰張掖故城在甘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在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燉煌崑崙塞崑崙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白山冬夏有雪故名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馬去蒲類百里内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耿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戊巳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章帝初即位戊巳校尉關寵屯京師前王城耿恭

屯後王城北匈奴圍之關寵上書求救帝乃詔公卿合

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空鮑昱議曰今使人於

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内則傷死難之

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

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歴旬不

下是其寡弱盡力宜救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

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

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叚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

二年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輙以歸漢此明其畏

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繇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罪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

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左校尉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巳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

議太尉宋繇太常丁鴻光祿勲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求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縁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

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
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濵塞東至遼東
太尉宋繇光祿勲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
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
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
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来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
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

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縣吏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費其費過倍乃是空盡天下而非策建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

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

十二年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

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

十四年二月乙卯脩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為西海郡也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繕脩之金城即蘭洲縣也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丁巳南匈奴冦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京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馬西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

五年二月先零羌入寇河東至河内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宫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俎醢以示

百姓韋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冠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足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陲少事是歲初置漁陽營兵伏儼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

延光二年張璫為燉煌太守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嘗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冠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

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蠻夷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遣虎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殫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

豈不懐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藩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繇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

西域絶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世一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内郡武衛之備不脩燉煌孤危遠来告急復不輔助内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徒五百人西屯栁中勇遂破平車師初曹宗為燉煌太守時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

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復部營兵三百人覊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璫為太守遂建三策

三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營漢官儀度遼將軍屯五𠩄柏縣

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

以下至黄綬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勑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丁亥鮮卑犯邊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及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較射調選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斬將王匈奴有左右斬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

下教習戰射

五年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

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繇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

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
蠻果爭貢市非舊約遂殺鄉吏舉衆反叛明年春蠻二
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冦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
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
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賊勢轉盛侍御史
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歲餘兵穀不繼帝以
為憂明年詔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
大將發荆楊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

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筭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千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馬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

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亾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肢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勞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来尚可尹来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冦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太守刺史悉使共住交趾令日南兵單無穀

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從其吏民壮依交趾事静
之後乃命歸本還慕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
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
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
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
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
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
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

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莱起府寺縣是嶺外復平
五年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
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冦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
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瘦苦虛
内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
與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備
髙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
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

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
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乗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也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
長以觀其變議備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是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辛巳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和平元年十一月辛巳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閏九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壽三年四月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
真都尉魏朗擊破之復屯據日南
靈帝熹平五年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
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朝
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
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
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

名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繇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

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財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紀明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段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

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邉

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

盗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

耻吕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

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蹶國内

侮之患則可矣豈無蟲螘狡冦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

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

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

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思惟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

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都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甞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俱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

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
為庶人
光和三年十月巴郡板楯蠻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
郡帝遣御史中丞蕭授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尅帝
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
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
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
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

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

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伏

中平二年漢陽賊邉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邉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車騎將軍掾

應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國家外而不内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坤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少緩則陸梁殘害刼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

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練帛聚欲焼之邉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冦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静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勔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勔議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九